

牛背上的童年

◇刘治军

回首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村庄虽然不大，但有山有水，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那时候，村子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放牛便成了我和小伙伴最大的乐趣，让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牛，我家的老黄牛较为健壮。每天放学回家，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去看老黄牛，摸它锃亮柔软的毛皮，听它咕咚咕咚的喝水声。时间一长，老黄牛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有时候，我会和老黄牛说话，它似乎能听懂我的话，常常对着我轻轻地抖动身体，有时还会甩动长长的大尾巴。那时我个头不高，每次想爬上牛背，得先把老黄牛拉到牛槽边，借助牛槽才能顺利地爬上去。

老黄牛稳稳地站在原地，等我坐稳了，它才缓缓地走出牛圈……

到了暑假，每天下午我们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村里的后湾放牛。后湾临近水沟，那里水草丰茂，是放牛的好地方。我们把牛赶到草滩上，让它们吃草。我们躺在树干上悠闲地享受午后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微风拂动，柳条摇曳，那便是最美的时光。

大我两岁的堂哥无所不能，数他本领最大。他常常带上土豆，安置好牛，便号召我们去周围的柳树下拾柴火。不一会儿，我们便能拾到一大堆柴火。堂哥在沙滩上挖一个坑把土豆埋进去，然后在土堆上

面点火，让慢慢地烤着。等候的时候，我们会分组玩游戏，有时玩打水仗，有时玩捉迷藏。这一玩，便是一下午。等土豆烤熟了，我们便凑在一起吃烤土豆。还没等吃完土豆，我们的嘴角就变得黑黑的，个个像花猫一样。有时我们还会烤蘑菇、大豆角和豌豆角，那惬意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日落时分，望着牛儿圆鼓鼓的肚子，我们收拾好回家。骑在牛背上，一晃一晃

向村里走去。与骑马的狂野相比，我更喜欢骑牛的沉稳。骑在牛背上，我能感觉到与大自然如此亲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眺望着远处的山脉，听着清脆的鸟鸣，心情格外愉悦舒畅。

夏日来临，坐在城市的街角，望着车水马龙，回忆童年时光。那些琐碎的事情成了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特别是那段在牛背上的童年时光，依然让我觉得温暖和幸福。

当这个唤我“奶奶”的小男孩，经他的姑姑精心打扮，画了粗长的眉毛，涂上蓝色的眼影，抹了淡淡的脂粉，蹦蹦跳跳地站在我面前时，十几年前那些朴素而热烈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此，我的心也跟着变得轻快、明朗和欢喜起来。

“六一”，这个承载每一颗澄澈童心的特殊节日，记录过无忧无虑的欢歌笑语，留下了青梅竹马般的纯真记忆，升腾起美好的青葱梦想，引发过如梦如幻的美好向往。

“六一”的阳光，温情灿烂；“六一”的路途，鲜花盛放；“六一”的田野，弥散金黄的麦香；“六一”的心情永远那么愉悦。

“六一”的扉页上，有如花的笑颜，有无邪的天真，有烂漫的憧憬。“六一”是儿童的节日，也可以是所有人的节日。“六一”，让我们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带着孩童般明亮的眸子去看世界，做一个简单而心里充满阳光的人。不计世事薄凉，不怨岁月无情，不忧得失成败，只怀一颗纯真的童心，珍惜眼前的幸福，享受无邪的快乐。

吹着“六一”的风儿，闻着“六一”的花香，我们梦回童年，心归少年。时光，也因此变得清浅从容，悠闲自在。哦，我们仿佛也变了，变回了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少年。我们手拉着手，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心无旁骛地走向美好的未来……

写在六月的扉页

◇张会玲

龙口夺粮

◇静轩

冲锋的号角响起来
收割机穿行在田间
开足强劲的马力
与阴雨决战

一季麦子
饱含血汗
颗粒归仓
谁不期盼
岂能让果实发芽霉烂
决不叫风雨任意摧残

抢晴战雨
龙口夺食
难道不是一场硬仗
“三夏”大忙
晒麦碾场

火热岂会被雨水浇凉
看那披挂上阵踩碎麦茬的身影
听那布谷伴飞机械收割的轰鸣
怎能不热爱父老乡亲
敬重他们伟大的劳动

成熟的麦子确保收获
腾出的耕地抓紧播种
雨后的彩虹一定瑰丽
田野又会是欣慰的秋景



诗歌

画框

◇李渊

童年的画框
一朵一朵的花
热烈绽放

呢喃的燕子
与晚归的伙伴
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灯火依然明亮
黄书包上
有红军长征的标语

一些英雄的故事
从谷堆旁长出
不灭的记忆

走过梦想与憧憬
远去的红领巾
依旧鲜艳如初

热爱生活

◇程宝云

在生活中忙碌穿梭
经营着爱与人情世故
全力以赴，只为
让每一个日子都鲜活

梦想与现实相辅相成
年年岁岁不负韶华
酸甜苦辣滋味尝遍
我依然热爱我的生活

繁华之外，坐看云起
闲暇之余，插花一束
守住一份初心
品味人间万般烟火



亲爱的土豆

◇白耀文



土豆幼苗纷纷露头，吸收阳光雨露的营养。土豆种子在黑暗的地下，自己和自己较劲，白天夜里，争着抢着努力着，想要长成一个个浑圆的土豆。

土豆的处世态度从不偏执，只求得一份岁月安然。干旱的日子，它们将叶子收缩成卷筒的形状，支起耳朵，静听南风起、雨水落。当响雷滚落天际，一场骤雨光临山川和田野时，它们迎着风雨，仰起头吸饱喝足，随风起舞。它们从不将自己视作土地唯一的主人，身边的苦菜、蕨菜、葎草、马唐、田旋花从不会受到排挤。大家共同分享阳光和雨露。

盛夏时节，土豆花开。这是乡间极美的风景，不逊色于一场盛大的集会。白色的、粉色的花瓣次第开放，形成独特的褶皱，形状玲珑乖巧。灯笼状的花蕊从花瓣中央凸出，一朵朵，一丛丛，一片片，携带着泥土的清香。或粉或白的花瓣是花冠，发簪是精致的花蕊，裙裾是墨绿的叶片，土豆摇身将自己装扮成高贵典雅的公主，迎着轻风，恣意招展，翩翩起舞。

如果说，耕地播种是在土地上划线——一头牛，一张犁，在望不到头的土地上用一条一条的线划满土地。那么，收获土豆无疑是在土地上涂点。点和线，构成了从种植到收获土豆的全过程。

老家人不说挖土豆或是收土豆，而是说“刨山药”。一锄头下去，一声沉闷的声响，一窝土豆随之大白于天下。这些可爱的家伙，多则五六个，少则三两个，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大土豆白净浑圆，很自豪的样子，趾高气扬，带着天然的优越感。它们会最先被人捡拾起来，掂掂分量，瞅瞅模样，得到夸赞。中不溜的土豆也不赖，虽然得不到赞美，至少不会被遗弃。而小土豆因为发育迟缓，生长时间不足，大部分只有大拇指那么大。有时，人们会刨出被啮齿动物吃剩的土豆来。土豆原本的个头不小，最后只剩下一小块，上面布满了牙齿的痕迹，这多半是田鼠所为。这些小家伙鼻

子灵敏，总能挑选出个头最大的土豆尝个鲜，待饱餐一顿后，便溜之大吉。

陕北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土豆，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大烩菜里有块状的土豆，臊子面里是土豆丁，炖肉时加入土豆可以除膻止腻。土豆拌莜面，土豆烧排骨，炸土豆、烧土豆，土豆丝、土豆泥，土豆去皮擦成丝条蒸出来就成了洋芋擦擦，将土豆磨碎泡在水里沉淀晒干的淀粉可做成粉条……陕北人的生命里由此也有了土豆的属性：朴素、隐忍、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那些漫山遍野生长的土豆，都是我可亲可敬、至纯至真的“乡亲们”。